快樂世界

◀第六期▶
今日一張　售洋二分
社址英租界浙江路定鑫里七三一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日本同國外
各埠加倍
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廣告刊例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均以英尺方寸計算
每方寸每期收大洋六角另登整頁均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本報啟事

本報出版伊始、辱承諸同文、寵錫祝辭鴻文、曷勝榮感、徒以篇幅有限、不克一一揭載、有負雅誼、抱歉實深、尚希諸同文鑒諒、

碌碌生啟事

諸老友如有信札寄惠、請寄法租界、愛來格路、永清里一號、又諸老友如未接本報者、儘可來函提及、俾當補奉可也、

科天影

專接堂會

快手魔術　教授魔術
限期速成　贈送器具
詳章面詢

定期不誤

接洽處北海路跑馬廳對面東亞飯店東方魔術研究社或大世界魔術場後台

滕王閣詩社

月下推敲作句之清新窗前鹽絮擬詞句之工致良難韵門尖叉文人樂事詩分晴雨騷客苦吟雖由於匠心之獨運要關於見地之不同所以金谷飛觴三爵罰遲成之客平南設館千金買一字之師凡諸所述由來尚矣本館采古人之成句作文人之生涯聊擇五言謎綴一字射來詩眼既皆信而有證博得蠅頭亦屬廉不賞雅心機各出錦彩高標此誠競智之文場消閒之韵事也

附則

在本社射謎滿二元者贈中山橄欖一廳內附贈券一紙照章取件

持有本社優待券一紙附小洋二角向本社射中詩條者得大號三星白地蘭一瓶如再以白蘭地連中一次則贈有金手表一只詩條（或玻璃方鐘壹只）

▲特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千張
▲頭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一千五百張
▲二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八百張
▲三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四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百張
▲五彩　三張　得大世界門票二百張
▲六彩　三張　得赤金手表一只
▲七彩　五張　得長方玻璃鐘一座
▲八彩　十張　得茄力克香烟十廳
▲九彩　二十張　得大號白蘭地二瓶
▲十彩　照所得贈券取件

馮成龍君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三百張　住城內大東門內彩衣街乾泰莊
張潤麟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一百張　住貝勒路
法界電車公司陳石年君獨得門票一百張

▲社址大世界日夜銀行隔壁另闢雅室歡迎來賓▼

琥珀白濁粉

◀減價小洋二角半▶

此藥粉並無若辣惡味無論新老各種白濁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罨毓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你除斷根永不再發

▲經理處▼雲南路大慶里口養和室　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五馬路跑馬廳榮大國貨藥房　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　四馬路長樂樓下瑞大

哥哥的艷福

導演　徐文榮
編劇　周鵑紅
◀主演▶　顧潤蘋　盛小天　徐素娥　徐素貞　周士良　周空空

快活林影片公司

社會長篇

怪狀奇形錄

秋夢生著

（六）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莫友梅又看了一看、說道、上次十四條、蝕去四兩多、不知這次他可以賺多少一條、諒來總有點盈餘吧、丁菊文道、自然、我已替他算過、今天大約有二兩左右一條可賺、現在除去四兩、却有念幾兩多哩、他們二個人、說到這裏、那只自鳴鐘已鐺鐺敲了十一下、丁菊文立起身來、下樓再到市場裏去、這裏莫友梅、便叫阿金、去問馬先生拿場帳上來給我、阿金答應着自去、等到阿金取來、友梅剛想做帳、却有宗學恆跑進來了、友梅只可擱筆和他敷衍、說起宗學恆這個人、與丁菊文本屬多年老朋友、丁菊文在投機交易所當經紀人、組織的牌號、就叫大茂、其實大茂、不是丁菊文個人的資本、却是股份性質、宗學恆便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與大茂方面、很有關係、不過雖有關係、一方他却仍託大茂做交易、那莫友梅對他、自然和其餘的客人不同、而特別招呼他了、當時莫友梅便問宗學恆道、宗先生、今天做了多少條子、還好嗎、宗學恆道、只做卅五條空頭、我很担心、去問菊文、他倒說不用着急、其實我並不是着急今天卅五條的蝕本、就為我昨天拋出的空頭太多了、恐怕萬一擱住、可就糟呢、莫友梅道、大概不妨事、且看下午的市面罷、宗學恆點點頭、

快樂的話（一）

（和合）

和合因爲上期已說過、快樂與人生的關係、這次便想說些、一般普通所視爲人生快樂事情的話、因爲我們所抱的快樂主義、自信似乎比較普通的快樂、要更進一步哩、原來我們的所謂快樂、是覺得人生太受環境的拘束了、現在應當把他解放開來還復固有的自由、而因爲人生無幾、再不尋些快樂、未免太愚咧、你想好好一個少年人、隔不了多久、便已成爲老頭兒了、要細味一下、可又好像一場兒戲哩、我以爲這種感觸、也許是人人有的吧、但是同時我以爲與人們以這種刺激、實在不宜、所以我們要提倡快樂主義、希望人人能𣪍實行他的快樂、更得明白、那種刺激、是消極的、而快樂總是積極的、惟其積極的、便可養成活潑的精神、這一點就是與普通所認爲快樂而不同的地方啊、

行游雜

（畢業生）

上海這地方、誰都說是快樂地方、那知道近來風聲鶴唳、時局影響、杯弓蛇影、我們人民眞有一夕數驚之慮哩、加以地方上暴徒輩出、以致盜刼之事、日有數聞、試攤出每日各大報紙來看看、總有每日幾件刼案發生的、如今愈趨愈壞、人心也愈弄愈險、隨地隨處、防不勝防、在這天羅地網的上海灘上、也大不容易過日子咧、

我家有位房客、她的妹子是住在靜安寺路西摩路、雖住得極遠、但不時的到她姊姊家裏來探望探望、有晚從她姊姊家裏回去、已是晚上九十點鐘時候、在靜安寺路一帶、地僻人稀、她坐了一輛黃包車回去的、豈知將到西摩路的當兒、那黃包車夫倏的把車停下、她在車上問道、還沒有到哩、怎麼停下來了、那黃包車夫把車既停下了、把身體俯下去、嘴裏似乎說道、我的草鞋壞了、在這裏整理呢、但在這個時候、她一眼看見那車夫、在褲脚管裏拿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來、心知不妙、連忙從車上跳下、沒命的逃、那黃包車夫還猙獰着臉、似乎在後面追趕、幸虧她離家不遠、逃到家裏、已是上氣不接下氣了、心裏祇是別別的亂跳、這樣受了一場大驚、在當夜就大寒大熱的害了一場病、纏綿牀第間、足有一個多星期、後來病好了、重到她姊姊家裏、講起這事、說道雖未遭刼、然而已是飽受驚恐、唉、坐黃包車也小心啊、豈知黃包車夫、還幹這刼掠的買賣呢、上海灘可危險嗎、眞是連走路也得小心咧、

在二馬路一帶地方、時有一班短衣糾糾者流、于傍晚或八九點鐘時、專搶刼婦女們頭上的首飾金器、和手裏拿的雜物東西、記者也數見不鮮了、唉、想不到這種地方走路也有這樣的危險、可不愼哉、

其餘的攔路刼掠、剝奪衣服、截搶金錢、也是時有所聞、這樣說來、上海那裏是快樂地呢、唉、

情中俠老七觸霉頭

（雷聲）

會樂里四弄情中俠、鋪房間的就是老七、阿姐叫老二、講到老二是久未鋪房間、伊本來是出名的老將、今年因爲他的妹子大了、特出來鋪房間、本節生意不佳、進場以來、只做得十個多花頭、如有陌生客人去打茶會、老二終歸叫客人請客、客人終歸推却、有一天、老二要想到伊前頭的相好地方去、叫他來請客、不料老二與他妹子老七、出了會樂里弄口、朝西望四馬路三山會館走、走到上街沿、老二望前一看、見了一人着大衣的背後形、老二就抄前回頭一看、不期而遇、就是他的相好、老二便叫了一聲陳大少、你到什麼地方去、姓陳的說、我到朋友地方去、有要事、老二說、我們本來到你地方來、要請你到我們生意浪去坐坐、當時姓陳的說、我明天到你們生意浪向來、於是老二身邊摸了一張名片、給陳大少說、明天早點請過來、姓陳的說明早會、各自回去、到了明早、姓陳的果然來了、老二與他到小房間裏大吃其黑飯、直到晚十一時許、陳大少方才出外、不知在內做點啥事體、眞眞莫明其大羅天、老二就對老七說、明天這陳大少、要到此地來請客、老七聽了、是然歡喜、到了明日、請客的日子、果然是朋友滿座、有的是打撲克、有的是叉麻雀、但是陳大少、仍舊大吃其黑飯、一時眞鬧得不亦樂乎、直到十二點鐘、台面散完、內中有人說、再來幾幾把老羊吧、一般朋友倒贊成、於是擲了幾把、老七加入、袋裏摸出五元錢來做莊、一把擲下去、六粒頭子、共計廿一點、去了三只四、再有三粒共九點、一輩朋友心中想不要經、當然配了、有的配、有的吃、但是終歸配的多、吃的少、那五元錢、一把莊都去了、老七大駡觸霉頭不止、後陳大少欲去、老二就叫相幫去叫了一輛黃包車來、相幫的答應就去、不知何故、相幫的與黃包車夫始則口角、繼而動手、打得黃包車夫、面部赤化、鮮血漓漓、該車夫奔到情中俠生意浪、大駡烏龜甲魚不止、一輩朋友即出外詢問、啥人打你、車夫說、你們當中有人來叫我車子打我、一輩朋友又光火起來、於是雙方再打、乒乒乓乓打得車夫無法可想、望老二房間裏一跑、就到老七床上一睏、老七見了拖他起來、誰知雪白被單、都被他鮮江的血沾滿了、當時老七又要動手打他、陳大少勸老七說、不要打他、並給他四角小洋、叫他去、於是陳大少的一輩朋友、亦都去了、老七對老二說、我今天大觸其霉頭、怨得來、霉頭觸到印度國、又輸脫五塊洋錢、被單又弄得鮮江的血、勿曉得格人、還當仔我今朝點大臘燭咧、

記秀霞老三

（小炎）

西福致秀霞房間、係老三所鋪、老三年約四十餘歲、徐娘半老、故其風騷之狀、更不下韓氏姐姐、尤愛小白臉、故不論生張熟魏、如係小白臉者、叫四五堂差後、必能消魂眞個、此並非小子之胡言亂道、諒涉足此道者、必俱知其三之艷史者、故其白板之多、花國中可爲其冠矣、如法界某舞台按目、及某游戲場唱灘簧者、均爲彼之恩相好也、房間內白板對煞之事、時有所聞、亦不爲奇、且三之刮皮、尤其甚也、某夕、友人章君設宴于彼之粧閣、到有朋友十餘人、均係服務商界者、進門時、並未取出香煙敬客、至擺桌碰和時、老三始由櫥內取出香煙、罐用茄位克、而內藏白錫包、後章君怒、三始自身內摸出寒云尊翁一枚、令相幫至烟紙店、買茄立克香烟一罐、取出該烟念枝、分十枝一罐、于碰和桌前之烟罐內、餘均藏之櫥內、和畢、老三交橋飯票于章君、章君一點、有八十張之數、夫章君一商人、豈肯受下如許之橋飯票、後收下其半、作花頭十個而去、若有至三處打茶圍者、三亦拿出茄立克罐、白錫包烟、有時尙放船主牌香烟數枝在內、如客係洋盤者、則爲彼瞞過、若知而問之、三則假陪不是、大駡房侍、作事何其之不愼耶、如三者亦可謂花界中狡滑者也、

來函照登

主筆先生文席敬啓者貴報第一號刊有洋媛媛事略一文讀之不勝駭異查洋媛媛家雖貧寒而甚淸白該文內云「其母有姘頭廣東人及其本人有二關係人」等與事實確實不符且對於名譽有關亦法律所不許也諒投稿者訪事失翔實合應更正爲荷專此即請

撰安　　靜涵軒主代洋媛媛啓　即日

星期的一樂（上）

（落花生）

凡是做公司裏的職員、一逢到星期日、少不得暢欲所爲的白相一天、上海有句話叫「今朝星期六洋行小鬼叫出局」、星期六既然如此、那末禮拜一定要尋快作樂、有的叉上二四麻雀、有的約幾個朋友喝幾斤黃酒、有的……、總之這天非白相一個暢快、似乎未免辜負這個引頸盼望的休假日、敝花生雖不是洋行小鬼、也不是公司裏的職員、不過星期那一天、叨光可以隨意出來跑跑、上午睡覺、下午看朋友打打彈子、倒也可以消磨一天無憂無愁的日子、上星期、敝花生正在做那邯鄲國榮極至尊的國王、三公九卿與朕議事、正思排駕回宮、忽然午朝門外跑進黃門警衛、說是宮外有冒失鬼領兵犯關、已經紮下三十萬空營、埋鍋造飯、準備大殺一場、吾王作主、朕一時慌得寒噤打抖、一語不答、旁邊走出五大夫、出班奏事說此事不宜遲緩、趕速調阿欠大將回朝、方可退得敵兵、朕心稱善、于是立刻差人調回、誰料阿欠剛正趕到、冒失鬼不待吾軍安頓、連忙橫冲直撞殺過、朕一時來不及乘馬、「落荒而逃」、走到一株樹下坐在一塊石上、氣急疲喘、恨不得放聲大哭一場、等不到一刻、人馬鼎沸、殺聲又起、這一急、直急得我不敢貪戀國王逃到中華民國做個小百姓、却原來是做了一個夢、外面叩門很急、開門一看、恰是我的老友夜遊客、在下匆匆底盥洗完了、兩個人瞎談天、隔了許時肚子裏委實飢餓、夜游客也沒吃飯、于是叫下人打了二斤大花彫、買些花生米、一面先把現成的牛肉臘腸、盛在一只鍋子裏、用火酒爐燒起來、眞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們兩個人直吃到五點半方纔罷休、夜遊客提議到卡爾登看影戲、時候已過、九點一刻又隔掉幾個鐘、他一想與其坐在影戲院裏去枯等、不如到熟人家去跑跑、商議定了、就到一家人家、走到上面、有好幾個姑娘把二個人團團圍住、一個敬茶、一個燃洋火、忙個不了、只聽得○先生○先生、後來談到老六、說是等不及人家來娶、自己巴巴的跑上門去做小老婆哉、敝花生聽得當做耳邊的風、眞是漠不關心、那知夜遊客聽到此句、心中老大的不願意、後來說是嫁給一個姓朱的、他不由得不二十四只洋瓶咭咭咯咯打起來了、(夜游客啊這個調兒好嗎)在下聽得這一篇話、

本報除特約撰稿外、歡迎外界投稿、如有黑幕門檻、以及有關于上海有趣味之稿件、悉受歡迎、但訐人陰私、妄談國事、一概不

本報徵求外稿

收、原稿不登、概不退回、登錄者僅酬本報、聊答雅意、恕無現金爲酬、此啓

本報編輯部

黃笑芳

黃杏珊　陳鹿鳴

合演三寶

男女合演　特別三寶　專接堂會　定期不誤　如蒙邀演　無任歡迎

接洽處六馬路石路口一號或大世界北首西新橋福昌里第三家

新心團

男女合演　滑稽趣劇

高趙王吳

巨寅長松翠英天紅

本團專接喜慶堂會洋期不誤定價十八元八角儻蒙相邀請至四馬路神仙世界三樓後台接洽可也

男女新劇　競社　承接堂會

張彩霞　俞樵翁　胡君安　徐素秋

貴府相邀價目念四元八正劇價目面議接洽處法界大世界對面式式里四號或大世界競社後台亦可接洽也

□花運亨通（上）

（小白臉）

我生平廿多歲、自從八歲初入校中、即交進桃花運、迄今十幾年中、從未曾間斷此種香艷之光陰、而歷來之朋友、無不涎羨我的艷福不淺、茲舉歷來之經過情形、披露出來、但不知主筆先生、可能容納我的劣稿、佔去他的貴重報端、如蒙不棄、果然登載、還望讀者諸君、須原諒我初次投稿、幸勿見笑、閒話勿多且看正文、我自從八歲入校、而臉雖雪白粉嫩、至於識字、却是前讀後忘、眞應了聰明面孔笨肚腸之話了、先生雖見我笨出超羣、而倒並不見恨、每下了課領我白相、吻我面孔、教我讀書須要用心、觀他反而狠是愛我、與我隔座有幾位同級女生、其中有一位叫蕙芳、年紀與我同庚、面貌秀麗、聰慧異常、而我讀書智識、並未開通、逼近女性一道、却倒早巳明瞭、待于下課時間、我每與他並肩坐談、或攜手同行、及作種種遊戲、先生見了我們兩小無猜、甚是要好、時常說我們好似一對小鴛鴦、鶼鶼鰈鰈、有時我有不識之字、他能識者、終肯教我、從此以後、我天天狠高與讀書、並不懶惰、有一天、同我母親到舅父家去吃時節、同那表姊表弟遊玩、很是足樂、到了晚上、母親將同我囘家、舅母一再挽留、說外甥難得來的、天天用心讀書、讓他休憩一二天、亦不妨事、我母親也不推却、其實我的心理、倒亦隨隨便便、讀書既有如此良伴、亦雲外、並無十分苦楚、在舅家一住三天、天天逍遙自在、早把所讀之書、抛于九霄到了明天入校、我將書翻開一看、前天所讀的那一課、早巳與陌生人一樣、非特陌生了不少、而且還脫了三課、到了下課的時候、蕙芳卽要緊前來問我三天的事情、我便將三天的因果、告訴了他、他再與我補課、所有忘記的字、都一一告我、因此很感愛他、他有時被人欺負、我亦與他理論、助他交涉、他亦十分感激、故我兩人情性更是投合、在校中竟然形影不離、記得有一天、我同那同學爲了拍皮球發生衝突、吃了大虧、我不免珠淚滾滾、號陶大哭、他卽前來百般慰我、以手巾爲我拭淚、並代爲稟告先生、而先生竟罰他們立了一歇壁角、那時我早巳轉悲爲喜了、直至十二歲、一同畢業、各入別校、而我兩人依依不捨之情、眞非筆墨所能形容盡透、繼而入高小學校、自思如此良好伴侶、竟然各走東西、甚是可惜、日有所思、夜裏果有所夢、未及半月、而我之艷遇又來、我家中房屋、素寬前樓、向爲陳姓房客居住、是年他因出入不便、卽向他所謀之事處搬去、以可省却一翻來去車錢、于是我房屋既空、不免要貼起召租、不到一禮拜、果然有位姓王的房客搬進、該房客業錢莊、有二男一女、長男已于某錢莊習業、第二個還在中學肄業、一女名文蘭、年紀比我長上一歲、相貌果然不錯、一片天眞爛漫、狠是討人歡喜、亦在某女校讀書、從此我的艷福、又是不淺、早出晚歸、常常相叙、過了一月之後、彼此都巳相熟、

□我的窩♡史（下）

（俞大少爺）

這股奇熱而又甜密的芳味、由鼻而腦而週身都行到、心房跳躍的程度、頓時又續漸增高、我們倆正在情得不可說的時候、那可惡薄愛的足聲巳由遠而近了、她連忙將杯盤收拾拿到間壁去、這時薄愛巳冲進門來、還說先生事情完了、我就把手一揚、似乎叫他出去的意思、那薄愛忽又說道、今天我的媽病了、先生讓我早些去罷、我一看時計、巳四點一刻、准他的請求、于是他就囘去了、還時我走去把司不令鎖了、胆也壯了、大步的走向臥室裏去、可是那一陣異香又冲進我的鼻管、祇見她一個人底了頭坐在沙發上、見了我動也不動、我再走上一步重新抱住了伊再吻上一吻、在這當兒、誰知我的小少爺竟不安分、不知不覺的直豎起來、她呢、已是全身沒有力的倚着我、還緊緊的吻着我、兩只水汪汪的秋波半開半閉的望着我、那時我的年紀也祇有十七歲、連什麼都不懂、可是腦筋裏忽而來了一道命令、吩咐如此這般的做去、那末我就將她抱到西人的舞台上、和她做那愛國的工作、咳、我們倆自出娘胎以來都是第一次實行、所以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強的將就過去、實在祇覺着痛苦而毫無樂趣、自此以後、我倆在每一星期裏、終要工作一次或二次、漸漸的覺着妙不可和合粉了、半年以後、她忽的急病嗚呼了、咳、苦命的我私自不知飲泣了幾次、結果我也病了半年、

現在我想到了這樁事情、還覺得可愛的伊、彷彿立在我的面前笑着、似乎說、這是老天太惡作劇了、至今所以敝少不婚亦大有意啊、現在世界上的人類、能用眞愛情、而人品又溫柔美麗的、恐怕舍了她之外、竟沒有第二的了吧、咳、這是我窩心之後又想到不窩心了、難道眞的樂極生悲麼、（完）

□青睞記（下）

（散淡生）

余思此時再不設法擺脫、事將僵矣、乃詭以今晚公司中尙有要事、須清理、竦不可延、女士如有意、容諸異日、當偕往觀、姝見余情眞、知徒枉然、乃于日記簿中、抄其地址貽余、謂既若是、異日君按址會我、毋忘、余連諾可、姝猶戀戀訂后會期、余答下星期必至、姝始展顏微笑、乘車自去、余歸告友人、友人謂此拆白也、君最厚實、今何亦荒唐如是、某君曰、必姨太太無疑、余曰、余總不入其勾、爾等毋鬧、虛實頃刻可見、約明日同往探之、翌日、按其抄貽地址、某路、某里、覓之、果在、遙望紅樓一角、窗簾啓處、一麗人正憑窗閒眺、細視之、果昨日之麗姝也、友人亦大奇、咸謂君誠艷福不淺、余曰、是豈福、特禍耳、須知青年墮落、均爲此輩醇酒婦人所誘、吾雖年輕、安可不自勵、前日邂逅無法免脫、今豈再自投羅網、是誠自取其禍耳、雖然、世之如是者、正不可數計、特不自覺耳、（却酬）

上當記（中）

（敝友）

如花似玉年輕的女人、自頭至足、無一不佳、無處不美、象這種天仙樣是的異性人類、如何不要敎吳老兄看的象瘋子一樣、呆呆地跟着她走、當時在下若是伴着吳老兄的同行、一定要疑他受催眠術的驅使了、不然何以如失神魄無二的癡呢、一直跟到舊世界門口、忽然不見了、因爲此地進出往來的人實在不少、故將吳老兄心中轉念頭的人、擠得不知去向了、然而吳老兄、那裏肯就此罷休、還是立在人羣中間、伸出他那一付象鴨子那樣長的脖子、并用足了他的眼光、四處的找尋、弄到後來、實在的找不着了、那時候纔垂頭喪氣的、向遊戲場裏面一鑽、本想另外再去用他的新功夫、達那難以制止的目的、不打算正在躊躇的辰光、一眼看見前面、背着身子一位女人、腰如風吹弱柳的一樣、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去、看其行動態度、浩面形影、非常的象馬路上所遇着的那位異性朋友、因此敎吳老兄就象趕三關一樣、魂不附體的一直衝上去、照臉一看、果然眼力不錯、確確實實是一個江西窰燒出的原莊貨色、眞漂亮呀、講到斯間情形、就是敎傍觀者、也要垂涎三尺呢、何況是吳老兄懷着大心思的人、那有見着不拜倒高跟鞋尖上面呢、豈曉得、情感過度、也不管傍邊有人不有人、只顧自己挑眉弄眼、作出那種醜態難堪的樣子、誠是百醜圖上面又要添了一圖了、不知此女人、是有人壓班出來呢、乃是一位狠英俊的少年、伴她一塊兒出來遊玩的、吳老兄還看這個少年、是與自己一條路的朋友、故此毫不在意、到後來、這位少年看吳老兄、神情實在有點大不對了、就也忍不住了、當時那種無名火、還不止三千丈高、故此驟然的送了五枝最好的雪茄烟、給吳老兄嘗嘗滋味、如此一來、倒敎吳老兄眞是作夢一樣、眞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這時雙方正在爭論的辰光、巧極了、迎面來了一位操北音的朋友、係想這位是啥人、乃就是將膀子經拿來比較吳老兄的經驗的黃老先生、一看見是認識的朋友被人爲難了、趕快的過來解圍、吳老兄、到此自覺臉上有點發燒樣是、也就順勢收篷了、但是心中暗地裏呪着碌碌生、倘是係要是不編出這篇膀子經、如何黃老先生、會有東西來與我比較、而我又何以能彀吃自生以來未吃的滋味呢、不過在下想起來、雖然碌碌生編成了膀子經、害得一班野心勃勃性慾的朋友、個個上當、其罪固不可赦、然而也是自己太粗心大意的過處、應當要受此的酬報、哈哈、

阿屈死

（俞大少爺）

昨日午夜我過四馬路之青蓮閣、見鶯鶯燕燕排列其間、而予以心中有事、不遑瞻顧、奈彼羣雌、偏不諒予意、東拉西扯、殊屬討厭、正在無可如何之際、適來一不速之客、觀其貌知爲阿曲、視其容、又若甚歡迎此輩、而未由介紹者、予於是乎乃大樂、遂以手作勢、而彼山梁亦正苦予之嘔强、不料於無意中、得此一替死鬼、豈有不樂與之周旋、因舍予而圍彼、予既得脫身、跋足而遁、急行數十武、回頭一顧、但見彼阿曲死者、已服服貼貼而就彼之範圍矣、後事如何、大約如小說家之這般而已、然吾不能不笑彼阿曲死、無故而代予犧牲一筆夜度資、亦寃矣哉、

談着（五）

（婁婁生）

現在所行的衣裳、樣樣都要大、然而我對於這個問題、不是完全贊成、夏天着大的固然風涼、冬天要着大的、那眞乖乖不得了、因爲冬天天氣已經很冷、再要着大衣裳、豈不是冷上加冷麽、故而冬天着大的、我是絕端反對的、可是小的我也不大喜歡、因爲衣裳一小、着起來、身體好像縛牢了一樣的、總而言之、太大也不宜、太小也不對、最好着適中的衣裳、那末便四季都相宜了、

除了馬掛之外、便是件長袍子、這袍子是我們人人都要着的、可是這袍子比較馬掛有一個分別、祇有人單着袍子、沒有人單着馬掛的、故而袍子比馬掛要普通一點、大凡普通人、總少不來一件袍子、因爲無論到什麽地方去、或去白相、總不能不着袍子、馬掛到不妨的、着與不着、是聽客自便的、可是現在要做件竹布長衫、起碼要三隻大洋、其他是談也不要談起了、

講到普通人、在春秋兩季、着單的時候、總是着嗶嘰袍子、然而好的嗶嘰一尺也要一元左右、做一件、起碼也要十幾塊錢、洋錢雖要十幾元、着到好着長遠、外加又着得起、比了別樣料來得經穿、故而大家都喜歡着嗶嘰、

可是嗶嘰着既着得起、又可着長遠、然而還是外國貨、我現在想出了一個好法子來、貢獻給諸君聽、到了這時候、倘然要做嗶嘰的、最好改着我們自己的國產、什麽自由布啊、廣東啊、以及線呢等等、也可以抵制他、價錢既便宜、貨色又差不多、一舉兩得、未知閱者諸君、心中以爲如何、

白濁險

各種危險白濁永久不愈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每料小洋二角半〇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定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白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包你永遠不發〇總發行雲南路一九八號大慶里口養和室〇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〇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〇五馬路羣玉坊榮大國貨老藥房

六馬路福申里

統一旅社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福申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鼻石路迤邐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副旅行之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攜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九折券

剪券光顧　一律九折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愛國為口頭禪固不如實行倡用國貨也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許慧庵醫生

時間　門診上午九時起　出診三時後

診例　門診六角六十　出診二元六角

注射

梅毒　初五二期七元三十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法租界八仙橋坟山路永清里一號